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

左編

后類

宋李后 妬悍

光宗李后安陽人慶陽節度使道之女也道帥河北聞皇甫坦善相人出諸女拜之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毋天下因言于高宗聘爲恭王妃乾道元年生嘉王七年恭王立爲太子后性妬悍嘗訴太子左右於高孝二宮高宗不懌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爲皇甫坦所誤孝宗亦屢訓后宜以皇太后爲法不

然行當慶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及太子卽位冊爲皇后光宗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謀離間三宮會帝得心疾孝宗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于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伺宮車過卽投藥萬一有不虞其奈宗社何后覘藥寔有心衡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爲太子孝宗不許后曰妾六禮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爲不可孝宗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于帝謂壽王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太上帝嘗宮中浣手睹宮人手白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合於帝啓之則宮人兩手也又黃貴妃有寵因帝親郊宿齊宮

后殺之以累卒閹是夕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帝疾由是益增劇不視朝政事多于后矣后益驕奢封三代爲王家廟逾制衛兵多于太廟后歸謁家廟推恩親屬二十六人使臣一百七十二人下至李氏門客亦奏補官中興以來未有也是時帝久不朝太上中外疑駭紹興四年九月重明節宰執侍從臺諫連章請帝過宮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趣命駕朝重華宮是日百官班列伺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

入日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中書舍人陳傅良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爾秀才欲斫頭耶傅良下殿慟哭后復使人問曰此何禮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宮後孝宗崩帝不能親執喪宰相趙汝愚謀內禪立寧宗尊后曰太上皇后上尊號曰壽仁慶元六年崩年五十四謚慈懿

陳張貴妃　七圖

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兵家女父兄以織席爲業後主爲太子選入宮時龔貴嬪爲良娣貴妃年十歲爲

之給使後主見而悅之因得幸遂有娠生太子深後主即位拜為貴妃時後主怠於政事百司啓奏並因宦者蔡臨兒李善度進請後主倚隱囊置張貴妃于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為疏條無所遺脫因參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貴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而後宮之家不遵法度有絓于理者但求恩于貴妃貴妃則令李蔡先啓其事而後從容為言之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隋軍克臺城貴妃與後主俱入井隋軍出之晉王廣命斬之青溪中

楊貴妃

唐玄宗楊貴妃蒲州人與五王共誅諸武玄琰之女選爲壽王妃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後庭無當帝意者或言妃資質天挺宜充掖庭遂召内禁中異之即爲自出妃意者丐籍女官號太眞更爲壽王聘韋昭訓女而太眞得幸善歌舞邃曉音律且智筭警穎迎意輒悟帝大悅遂專房宴宫中號娘子儀體與皇后等每命婦入班王與公主等皆讓不敢就位臺省州縣奉請託奔走期會過詔敕四方獻餉結納門若市他日妃以譴還銛第比中仄帝尙不御食笞怒左

右高力士欲驗帝意乃白以殿中供帳司農酒餼百餘車送妃所帝即以御膳分賜力士知帝旨是夕請召妃還妃見帝伏地謝帝釋然天寶九載妃復得譴還外第國忠謀於吉温温因見帝曰婦人過忤當死然何惜宮中一席廣爲鈇鑕地更使外辱乎帝感動輟食詔中人張韜光賜之妃因韜光謝帝曰妾有罪當萬誅然膚髮外皆上所賜今且死無以報引刀斷一縷髮奏之曰以此留訣帝見駭悵遽召入禮遇如初因又幸秦國及國忠第賜兩家鉅萬國忠既遥領劍南每十月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爲隊隊

一色俄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繡國忠導以劍南旗節遺鈿墮舄瑟瑟璣琲狼藉于道香聞數十里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念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爾十載正月望夜妃家與廣寧公主僮騎爭闌門鞭挺讙競主墮馬僮得去主見帝泣乃詔殺楊氏奴貶駙馬都尉程昌裔官國忠之輔政其子朏尚萬春公主暄尚延和郡主弟鑑尚承榮郡主又詔爲玄琰立家廟帝自書其碑銛秦國早死故韓虢與國忠貴最久而虢國素與國忠亂頗爲人知不恥也每入謁並驅道中從

監侍婢百餘騎炬密如晝靚粧盈里不施幃帳時人謂爲雄狐諸王子孫凡婚聘必先因韓虢以請輒諸遂至數百千金以謝初安祿山有邊功帝寵之詔與諸姨約爲兄弟而祿山母事妃來朝必宴餞結歡祿山反以誅國忠爲名且指言妃及諸姨罪帝欲以皇太子撫軍因禪位諸楊大懼哭于廷國忠入白妃妃銜塊請死帝意沮乃止

後唐劉后

後唐莊宗劉后魏州成安人也莊宗正室曰衛國夫人韓氏其次燕國夫人伊氏其次后也僧遊五臺山

遣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有僧誠惠自言能降龍嘗過鎮州王鎔不爲之禮誠惠怒曰吾有毒龍五百當遣龍揭片石常山之人皆魚鱉也會明年滹沱大水壞鎮州關城人皆以爲神莊宗及后率諸子諸妃拜之誠惠安坐不起由是士無貴賤皆拜之獨郭崇韜不拜也是時太后及皇后交通藩鎮太后稱誥令皇后稱教命兩宮使者旁午於道許州節度使溫韜佞佛因請以私第爲佛寺爲后薦福莊宗數幸郭崇韜元行欽等私第常與后俱其後幸張全義第酒酣命后拜全義爲養父全義日遣姬妾出入宮中問

遺不絶莊宗有愛姬甚有色而生子后心患之莊宗
宴居宮中元行欽侍側莊宗問曰爾新喪婦其復娶
乎吾助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莊
宗不得已佯諾之后趣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愛
姬肩輿已出宮矣莊宗不樂稱疾不食者累日客星
犯天庫有星流于天棓占星者言御前當有急兵宜
散積聚以禳之宰相請出庫物以給軍莊宗許之后
不肯曰吾夫婦得天下雖因武功蓋亦有天命命既
在天人如我何宰相論于延英后于屏間耳屬之因
取粧奩及皇幼子滿喜至帝前曰諸侯所貢給賜已

盡官中所有惟此耳請鬻以給軍宰相惶恐而退命魏王繼岌郭崇韜伐蜀克之后以左右讒言封敎殺崇韜及趙在禮作亂出兵討魏始出物以賚軍軍中負而譟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爲莊宗東幸汴州從駕兵二萬五千及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所失大半至罌子谷道路狹隘莊宗見從官執兵仗者皆以好言勞之曰適報魏王平蜀得蜀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對曰陛下與之太晚得者亦不感恩莊宗泣下因顧內庫使張容歌索袍帶以賜之容歌對曰盡矣軍士叱容歌曰致吾君至此皆由爾輩因

柟刀逐之左右救之而免容歌曰皇后惜物不以給軍而歸罪于我事若不測吾身萬段矣乃投水而死

郭從謙反莊宗中流矢傷甚臥絳霄殿廊下渴欲得飲后令宦者進飧酪不自省視莊宗崩后與李從渥等焚嘉慶殿擁百騎出師子門后于馬上以囊盛金器寶欲往太原造寺爲尼在道因與從渥姦及至太原乃削髮爲尼明宗入立遣人賜后死

趙倡后 廢立

趙倡后者邯鄲之倡也既嫁而孶悼襄王聞其美而取之李牧諫曰不可女之不正國家所以覆而不安

也此女亂一宗大王不畏乎王曰亂與不亂在寡人為政遂娶之初悼襄王后生子嘉為太子倡后既入為姬生子遷倡后既嬖幸于王陰譖后及太子于王使人誘太子而陷之於罪王遂廢嘉而立遷黜后而立倡姬為后及悼襄王薨遷立是為幽閔王倡后淫佚不正通于春平君多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李牧其後秦兵徑入莫能拒遷遂見虜于秦趙亡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及殺李牧乃殺倡后而滅其家共立嘉于代六年秦將虜代王嘉趙遂滅而郡

漢王后

漢景王后、武帝母也、父仲槐里人也、母臧兒、故燕王臧荼孫也、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是時薄皇后無子、後數歲、景帝立齊栗姬男爲太子、而王夫人男爲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爲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栗姬日怨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與王夫人、王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譖栗姬短、景帝常屬諸姬子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心嗛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

之美帝亦自賢之又與襲者所夢日符計之有所定
王夫人又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行奏事
文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宜號為皇后帝
怒曰是乃所當言耶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
王栗姬愈恚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為后男為
太子封后兄信為蓋侯初后始入太子家後女弟兒
姁亦復入生四男兒姁早卒四子皆為王后立九年
景帝崩武帝即位為皇太后尊太后母臧兒為平原
君封田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王氏田氏侯者凡
三人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于文辭蚡至丞相追

尊王仲爲共侯、初太后微時所爲金王孫生女、俗在民間、蓋諱之也、武帝始立、嬖人韓嫣白之、帝曰、何爲不早言、乃車駕自往迎之、其家在長陵小市、直至其門、使左右入求之、家人驚恐、女逃匿、扶將出拜、帝下車立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載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太后垂泣、女亦悲泣、帝奉酒前爲壽、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爲帝費、因賜湯沐邑、號修成君、男女各一人、女嫁諸侯、男號修成子仲、以太后故、橫於京師、

漢傅后

漢孝元傅昭儀、哀帝祖母也、父河內溫人、昭儀少爲
上官太后才人、自元帝爲太子得進幸、元帝即位、立
爲婕妤、甚有寵、爲人有才畧、善事人、下至宮人左右
飲酒酹地、皆祝延之、產一男一女、女爲平都公主、男
爲定陶恭王、恭王有才藝、尤愛于上、元帝既重傅婕
妤、及馮婕妤亦幸、生中山孝王、上欲殊之于後宮、以
二人皆有子爲王、上尚在、未得稱太后、乃更號曰昭
儀、賜以印綬、在婕妤上、昭其儀、尊之也、至成哀時、趙
昭儀董昭儀皆無子、猶稱焉、元帝崩、傅昭儀隨王歸
國、稱定陶太后、後十年、恭王薨、子代爲王、王母曰丁

姬傅太后躬自養視既壯大成帝無繼嗣時中山孝王在元延四年孝王及定陶王皆入朝傅太后多以珍寶賂遺趙昭儀及帝舅驃騎將軍王根陰爲王求漢嗣皆見上無子欲豫自結爲長久計更稱譽定陶王上亦自器之明年遂徵定陶立爲太子月餘天子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恭王後詔傅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下有司議皇太子得與傅太后丁姬相見不有司奏議不得相見頃之成帝母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成帝曰太子承正統當共養陛下不得復顧私親王太后曰

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令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于是令傅太后得至天子家、丁姬以不小養太子獨不得至、太后詔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成帝崩哀帝即位高昌侯董弘希指上書言宜以丁姬爲帝太后、師丹劾奏弘懷邪誤朝不道、上初即位、謙讓從師丹言止、後乃白令王太后下詔尊定陶恭王爲恭皇哀帝、因是曰春秋母以子貴尊傅太后爲恭王太后、丁姬爲恭皇后太后既尊後尤驕與成帝母語至謂之嫗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並事元帝、追怨之陷以咒詛、罪令自殺、中山王箕子幼

有告病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上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之由素有狂易病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呪詛上及傅太后初傅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爲倢伃當從幸虎圈熊逸出攀檻傅倢伃等皆驚走馮倢伃直前當熊而立上問之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帝嗟嘆倍敬重焉傅倢伃慙由是有隙常追怨之因是遣御史丁玄案驗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立治之立受傅太后指治馮太后女弟弟婦死者數十人誣奏云祝詛謀殺上立中山王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之上

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曰乃中語前世事吏何用知之欲陷我故也乃飲藥自殺弟宜鄉侯參召詣廷尉亦自殺馮氏死者十七人衆莫不憐司隸孫寶奏請覆治傅太后大怒上乃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左遷燉煌魚澤障侯大司馬喜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爲言太后出寶復官張由賜爵關內侯史立遷中太僕元壽元年合葬渭陵稱孝元傅皇后云莽奏其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以木棺代去珠衣　葬丁姬媵妾之次可奏公卿任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王四

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共工舜丁姬故冢周棘其處以爲世戒云

隋獨孤后 附陳夫人

隋文獻獨孤后洛陽人周大司馬衛公信之女也信見楊堅有奇表故以后妻焉堅受禪立爲皇后突厥嘗與中國交市有明珠一篋價値八百萬幽州總管陰壽白后市之后曰當今戎狄屢寇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百寮聞而畢賀尚奏司曰周禮百官之妻命于正后憲章在昔請依古制后曰以婦人與政或從此漸不可開其源也不許后毋與諸

公主曰周家公主類無婦德失禮于舅姑離薄人骨肉此不順事爾等當誡之性尤妬忌後宮莫敢進御尉遲迥女孫有美色先在宮中帝於仁壽宮見而悅之因得幸后伺帝聽政陰殺之上大怒單騎從苑中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三十餘里高熲楊素等追及叩馬諫帝太息曰吾貴為天子不得自由高熲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帝意少解駐馬良久夜方還宮后俟于閤內及帝至流涕拜謝熲素等和解之上置酒極歡后自此意頗折初后以高熲是父之家客甚見親禮至是聞熲謂已為一婦人因以銜恨又

以頻夫人死其妾生男益不善之漸加譖毀帝唯后言是用后見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又勸帝斥之時太子多內寵妃元氏暴薨后意太子愛妾雲氏害之由是讒帝黜高熲竟廢太子立晉王廣皆后之謀也

晉賈后　淫縱

晉惠賈后諱南風平陽人也父充初武帝欲為太子娶衛瓘女元后納賈郭親黨之說欲婚賈氏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荀顗荀勖並稱充女之賢乃定婚泰始八年再拜太子妃

妬忌多權詐，太子畏而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妃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帝聞之大怒，已修金墉城，將廢之。充華趙粲從容言曰：賈妃年少，妬是婦人之情耳，長自當差，願陛下察之。其後楊珧亦爲之言曰：陛下忘賈公閭耶。荀勗深救之，故得不廢。惠帝即位，立爲皇后。后暴戾日甚，侍中賈模后之族兄，右衛郭彰后之從舅，並以才望居位，與楚王瑋東安公宗正卿繇分掌朝政。繇宣帝懿孫，后母廣城君養孫賈謐干預國事，權侔人主。繇密欲廢后，賈氏憚之。及太宰汝南王亮衛瓘等表繇徙帶方

奪瑋中候后知瑋怨之乃使帝作密詔令瑋誅瓘亮以報宿憾楧知后凶暴恐禍及已乃與裴頠王衍謀廢之衍悔而謀寢后遂荒淫放恣與太醫令程據等亂彰內外初后詐有身內稾物爲產具遂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託諒闇所生故勿顯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時洛中謠曰南風烈烈吹黃沙遥望魯國鬱嵯峨前至三月滅汝家后毋廣城君以后無子甚敬重慈懷毋勸厲后使加慈愛賈謐恃貴驕縱不能推崇太子廣城君恒切責之及廣城君病篤占術謂不宜封廣城乃改封宜城后出侍疾十餘日太子常

往宜城第將醫出入恂恂盡禮宜城臨終執后手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及午必亂汝事我死後勿復聽入深憶吾言午后妹也后不能遵之遂專制天下威服內外更與黎午專爲姦謀誣害太子衆惡彰著初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楚王瑋等皆臨機專斷宦人董猛參預其事太子廢黜趙王倫孫秀等因衆怨謀欲廢后后數遣宮婢微服於人間視聽其謀頗泄后甚懼遂害太子以絕衆望趙王倫乃率兵入宮使翊軍校尉齊王冏入殿廢后后與冏母有隙故倫使之后驚曰卿何爲來冏曰有詔收

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閤、遥呼帝曰、陛下有妻、使人廢之、亦行自廢、又問冏曰、起事者誰、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至宮西見謚尸、再舉聲而哭、遽止、倫矯詔遣尚書劉弘等持節齎金屑酒賜后死、后在位十一年、趙粲賈午韓壽董猛等皆伏誅、

後魏胡后

後魏胡后臨涇人、初宣武時高后性妒忌、宮人希得進御、后欲殺胡貴嬪、中給事譙郡劉騰以告中庶子侯剛、剛以告于忠、忠問計于崔光、光使置貴嬪于別

所嚴加守衛由是貴嬪淙德四人久之以高太后爲尼徙居金墉城瑤光佛寺非大節慶不得入宮尊胡貴嬪爲太后居崇訓宮肅天文有變胡太后欲以高后當禍是夜暴崩天下冤之魏王太后數幸宗戚勳貴之家侍中崔光表諫曰禮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爲謔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歸寧没則使卿寧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爲宰輔后猶御武帳以接群臣示男女之別也今帝族方衍勳貴增遷祈請遂多將成彝式願陛下簡息游幸則率土屬賴蒼生仰

悅矣十七年宦者劉騰手不解書而多奸謀善揣人意太后以其保護之功累遷至侍中遂干預政事納賂爲人求官無不效者魏侍中清河王懌美風儀太后逼而幸之然素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好文學禮敬士人時望甚重領軍乂在門下兼總禁兵恃寵驕恣志欲無極懌每裁之以法乂由是怨之衞將軍劉騰權傾內外吏部希騰意奏用騰弟爲郡人資乖越懌抑而不奏騰亦怨之龍驤府長史宋維懌薦爲通直郎浮薄無行乂許維以富貴使告司染都尉韓文殊父子謀作亂立懌懌坐禁止案驗無反狀得懌維

當反坐乂言於太后曰今誅維後有眞反者人莫敢告乃黜維爲昌平郡守乂恐懌終爲巳害乃與劉騰密謀使主食中黄門胡定自列云懌貨定使毒魏主若巳得爲帝許定以富貴帝時年十一信之太后在嘉福殿乂奉帝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太后不得出懌入遇乂於含章殿後乂厲聲不聽懌入懌曰汝欲反邪乂曰乂不反正欲縛反者耳命宗士及直齋執懌衣袂將入含章東省使人防守之騰稱詔集公卿議論懌大逆衆咸畏乂無敢異者唯僕射游肇抗言以爲不可終不下署乂騰持公卿議入奏皈而得可

夜中殺懌于是詐爲太后詔自稱有疾還政于帝幽太后于北宫宣光殿宫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籥帝亦不得省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復臨朝攝政下詔追削劉騰官爵除乂名爲民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熈上書爲清河王懌訟寃乞誅元乂等曰昔趙高柄秦令關東鼎沸今元乂專魏使四方雲擾開逆之端起於宋維成禍之末良由劉騰宜梟首洿宫斬骸沉族以明其罪太后令發劉騰之墓露散其骨籍没家貲盡殺其養子以子熈爲中書舍人乂之解領軍也

後漢梁后　專制

漢順烈梁后、大將軍商之女、恭懷皇后弟之孫也、少善女工、九歲能誦論語、治韓詩、大義畧舉、嘗以烈女畫置於左右、以自監戒、父商深異之、與姑選入掖庭、時年十三、相工毛通見之、驚再拜賀曰、此所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也、遂以爲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於帝曰、夫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螽斯則百福所由興也、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識貫魚之次序、使小妾得免罪謗之累、由是帝加敬焉、陽嘉元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以乘氏侯商先帝外

感春秋之義娶先大國梁小貴人宜配天祚正位坤極帝從之立貴人爲后后既少聰慧深覽前世得失雖以德進不敢有驕專心每日月見謫輙降服求愆帝崩后無子美人虞氏子炳立是爲冲帝尊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冲帝尋崩復立質帝猶秉朝政時揚徐劇賊寇擾州郡西羌鮮卑及日南蠻夷攻城暴掠賦歛煩數官民困極太后夙夜勤勞推心仗賢委任太尉李固等拔用忠良務崇節儉其貪叨罪慝多見誅廢分兵討伐群寇消夷故海內肅然宗廟以寧而見大將軍冀鴆殺質帝專權暴濫忌害忠良數以邪

說疑誤太后遂立桓帝而誅李固太后多封所寵以悅天下望宋劉后
仁宗李宸妃所生后子之同朝聽政後謚章獻妃薨治喪于外丞相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獨坐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歟夷簡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無不當預太后怒曰相公欲離間我母子耶夷簡從容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為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太后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且奈何夷簡乃請治喪用一品禮殯洪福院夷簡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未嘗道及

崇勲儀如其言後章獻太后崩燕王爲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慟頓毀不視朝累日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爲皇太后謚莊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哭視之妃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以水銀養之故不壞仁宗歎曰人言其可信哉遇劉氏加厚陪葬永定陵廟曰奉慈又即景靈宮建神御殿曰廣孝慶曆中改謚章懿（附李宸妃）

漢許后

漢孝宣許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人少時爲昌邑王郎從武帝上甘泉誤取他郎鞍以被其馬發覺吏

劾從行而盜當死有詔募下蠶室後爲宦者丞上官桀謀反時廣漢部索其殿中廬有索長數尺可以縛人者數千枚滿一篋緘封廣漢索不得他吏往得之廣漢坐論爲鬼薪輸掖廷後爲暴室嗇夫時宣帝養于掖廷號王曾孫與廣漢同寺居時掖廷令張賀本衛太子家吏及太子敗賀坐下刑以舊恩養視皇曾孫甚厚及曾孫壯大賀欲以女孫妻之是時昭帝始冠長八尺二寸賀弟安世爲右將軍與霍將軍同心輔政聞賀稱譽王曾孫欲妻以女安世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言予

女事于是賀止時許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當為
內者令歐侯氏子婦臨當入歐侯氏子死其母將行
十相當大貴毋獨喜賀聞許嗇夫有女乃置酒請之
酒酣為言曾孫體近下人乃關內侯可妻也廣漢許
諾明日嫗聞之怒廣漢重令為介遂與曾孫一歲生
元帝數月曾孫立為帝平君為倢伃是時霍將軍有
小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欲更立皇后皆心儀霍
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
立許倢伃為皇后既立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
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

道無從明年許皇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為掖廷戶衛謂衍可過辭霍夫人行為我求安池監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辟左右字謂衍少夫幸報我以事我亦欲報少夫可乎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成君即得為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雜治當先嘗安可顯曰在少夫為之耳將軍令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耳衍

良久曰願盡力即擣附子齎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大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衍出過見顯相勞問亦不敢重謝衍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藥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顯恐事急即以狀具語光因曰既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驚愕默然不應其後奏上署衍勿論許后立三年而崩謚恭哀

晉羊后

賈后廢孫秀立爲后又屢廢懷帝即位尊后爲惠帝皇后居弘訓宮洛陽敗沒於劉曜曜僭位以爲皇后因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胡可並言陛下開基

之聖王彼亡國之瞎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貴爲帝王而妻子辱於凡庶之手遣妾爾時寔不思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常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曜甚愛寵之

唐郭后

唐宗郭后汾陽王子儀之孫父曖尚昇平公主實生后帝崩中人有爲后謀稱制者后怒曰吾效武氏邪今太子雖幼尚可選重德爲輔吾何與外事哉敬宗立號太皇太后寶曆眘卒后召江王嗣帝位是爲文

宗文帝性謹孝事后有禮凡羞果鮮珍及四方奇奉必先獻宗廟三宮而後御之武宗喜畋游角武扑擇五方小兒得出入禁中他日問后起居從容請曰如何可爲盛天子后曰諫臣章疏宜審覽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詢宰相毋拒直言勿納偏言以忠良爲腹心此盛天子也帝再拜還索諫章閱之往往道游獵事自是畋幸稀小兒武沐等不復横賜矣宣宗立於后諸子也而母鄭故侍兒有曩怨帝奉養禮稍薄后鬱鬱不聊與一二侍人登勤政樓將自隕左右共持之帝聞不喜是夕后暴崩有司上尊謚葬景陵外園

太常官王暐請后合葬景陵以主祔憲宗室帝不悅令宰相白敏中議之暐曰后乃憲宗東宮元妃事順帝爲婦歷五朝母天下不容有議論敏中亦怒周墀又責謂暐終日撓墀曰暐信孤直俄貶暐句容令懿宗咸通中暐還爲禮官申抗前論乃詔後主祔於廟

按唐自肅宗張后之後未嘗有正位長秋者史所載皇后皆追贈其太后則皆所生子爲帝而奉上尊號者也憲宗以郭汾陽孫女爲妃既爲令族又有淑德可以正位矣乃以其宗強恐既立之後後宮不得進遂終身爲妃自後人主皆不立后然文宗崩既有太

子仇士良等廢之而立武宗武宗崩旣有皇子諸宦官廢之而立宣宗宣宗崩遺命立夔王王宗實等廢之而立懿宗雖當時中人專權今古所無然亦因椒房虛位宮闈無主所謂皇子者皆無寵無威之人故上宮彌留之際宰輔旣隔在外庭中人遂得以肆行無忌顯違詔旨私立所厚而莫由禁止也

宋孟后

哲宗昭慈聖獻孟皇后洛州人眉州防禦使馬軍都虞侯贈太尉元之孫女也初哲宗旣長宣仁高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入宮后年十六入宮宣仁及欽聖

向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元祐七年論宰執孟氏子能執婦禮宜正位中宮命學士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畧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議冊后六禮以進至是命尚書左僕射呂大防攝太尉充奉迎使同知樞密院韓忠彥攝司徒副之尚書左丞蘇頌攝太尉充發策使僉書樞密院事王巖叟攝司徒副之尚書右丞蘇轍攝太尉充告期使皇叔祖同知太宗正事宗景攝宗正卿副之皇伯祖判太宗正事高密郡王宗晟攝太尉充納成使翰林學士范百祿攝宗正卿副之吏部尚書王存攝太尉充納吉使權戶部尚書劉

齊世攝宗正卿副之翰林學士梁燾攝太尉兌納采問名使御史中丞鄭雍攝宗正卿副之帝親御文德殿冊爲皇后宣仁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進后父閤門祗候在爲崇儀使榮州刺史母王氏華原郡君久之劉婕妤有寵紹聖三年后朝景靈宮訖事就坐諸嬪御立侍劉獨背立簾下后閣中陳迎兒呵之不顧閤中皆忿冬至日會朝欽聖太后於隆祐宮后御坐朱髹金飾宮中之制惟后得之婕妤在他坐有慍色從者爲易坐製與后等衆弗能平因傳唱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劉亦起尋各復其所或已撤婕

妤坐遂仆于地懟不復朝泣訴于帝内侍郝隨謂婕妤曰毋以此戚戚願爲大家早生子此坐正當爲婕妤有也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已后危疾以故出入禁掖公主藥弗効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后驚曰姊寧知宮中禁嚴與外間異邪令左右藏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卽爇符于帝前宮禁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與供奉官王監爲誣后禱祠事聞詔入内押班梁從政管當御藥院蘇珪卽皇城司鞫之捕逮宦者宮妾幾三十人搒掠備至肢體毀折

至有斷舌者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等以言脇之敦逸畏禍及已乃以奏牘上詔廢后出居瑤華宮號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法名冲眞

初章惇誣宣仁后有廢立計以后逮事宣仁惇又陰附劉賢妃欲請建爲后遂與郝隨構成是獄天下冤之敦逸奏言中宮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爲之陰翳是天不欲廢后也人爲之流涕是人不欲廢后也且言嘗覆錄獄事恐得罪天下後世帝目敦逸不可更在言路曾布曰陛下本以皇城獄出

於近習推治，故命敦逸錄問。今乃反錄問官，何以取信中外。乃止。帝久亦悔之，曰：章惇悞我。元符末，欽聖太后將復后位，適有布衣上書以后爲言者，卽命以官。於是詔后還內，號元祐皇后。時劉號元符皇后故也。崇寧初，郝隨諷蔡京再廢后。昌州判官馮澥上書言后不得復。臺臣錢遹、石豫、左膚等連章論韓忠彥等信一布衣狂言，復已廢之后，以掠虛美，望斷以大義。蔡京與執政許將、溫益、趙挺之、張商英皆主其說。

宗從之，詔依紹聖詔旨，復居瑤華宮，加賜希微元通知和妙靜仙師。靖康初，瑤華宮火，徙居延寧宮。又

火出居相國寺前之私第金人圍汴欽宗與近臣議再復后尊爲元祐太后詔未下而京城陷時六宮有位號者皆北遷后以廢獨存張邦昌僭位尊后爲宋太后迎居延福宮受百官朝胡舜陟馬伸又言政事當取后旨邦昌乃復上尊號元祐皇后迎入禁中垂簾聽政后聞康王在濟遣尚書左右丞馮澥李回及兄子忠厚持書奉迎命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將所部扈衛又命御營前軍統制張俊逆于道尋降手書播告天下王至南京后遣宗室士㒟及內侍邵成章奉圭寶乘輿服御迎王即皇帝位改元后以是日撤簾

尊后爲元祐太后尚書省言元字犯后祖名請易以所居宮名遂稱隆祐太后上將幸楊州命仲荀衛太后先行駐楊州州治會張浚請先定六宮所居地遂詔忠厚奉太后幸杭州以苗傅爲扈從統制踰年苗傅與劉正彥作亂請太后聽政又請立皇太子后諭之曰自蔡京王黼更祖宗法童貫起邊事致國家禍亂今皇帝無失德止爲黃潛善汪伯彥所誤皆已逐矣傅等言必立皇太子太后曰今强敵在外我以婦人抱三歲小兒聽政將何以令天下傅等泣請太后力拒之帝聞事急詔禪位元子太后垂簾聽政朱勝

非請令臣僚得獨對論機事、仍許引傅黨一人上殿以釋其疑。太后從之、每見傅等、曲加慰撫、傅等皆喜。韓世忠妻梁氏在傅軍中、勝非以計脫之、太后召見、勉令世忠速來以清巖陛。梁氏馳入世忠軍、諭太后意、世忠等遂引兵至、逆黨懼。宋勝非等誘以復辟、命王世脩具狀進呈、太后喜曰、吾責塞矣。再以手札趣帝還宮、卽欲撤簾、帝令勝非請太后一出御殿、乃命撤簾。是日上皇太后尊號。太后聞張浚忠義、欲一見之、帝爲召浚至禁中。承議郎馮檝嘗貽書苗傅勸復辟、上未之知、太后白其事、檝得遷秩。帝幸建寧、命僉

書樞密院事鄭瑴衛太后繼發比至帝率羣臣迎于郊會防秋追命劉寧止制置江浙衛太后往洪州百司非預軍事者悉從仍命滕康劉珏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從行凡四方奏讞吏部差注舉辟功賞之類皆隸焉復命四廂都指揮使楊惟忠將兵萬人衛從帝慮敵人來侵密諭康珏緩急取太后旨便宜以行過落星寺舟覆宮人溺死者十數惟太后舟無虞既至洪州議者言金人自蘄黃渡江陸行二百餘里即到洪州帝憂之命劉光世屯江州光世不爲備金人遂自太冶縣徑趣洪州康珏奉太后行次吉州金人追

急太后乘舟夜行質明至太和縣舟人景信反揚惟忠兵潰失宫人一百六十康琎俱遁兵衛不滿百遂往虔州太后及潘妃以轎夫肩輿而行帝慮太后徑入閩廣遣使歷詢后所在及知在虔州遂命中書舍人李正民來朝謁時虔州府庫皆空衛軍所給惟得少錢市買不售與百姓交鬬縱火肆掠土豪陳新率衆圍城康琎惟忠弗能禁惟忠步將胡友自外引兵破新于城下新乃去帝聞罷康琎命盧益李回代之諭輔臣曰朕初不識太后自迎至南京愛朕不啻己出今在數千里外兵馬驚擾當亟奉迎以慰朕朝夕

慕念之意。遂遣御營司都統辛企宗帶御器械潘永思迎歸太后至越。帝親迎于行宮門外。遍問所過守臣治狀。入宮禁中。嘗微苦風眩。有宮人自言善符呪疾良已。太后驚曰。吾豈欲復聞此語邪。立命出之。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從容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毋后未有其比。昔姦臣肆爲謗誣。雖嘗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于帝也。帝聞之悚然。後迺更修神宗哲宗實錄。始得其實。而奸臣情狀益著。帝事太后極孝。雖帷帳皆親視得時果。必先獻太后。然後敢嘗。宣教郎范燾與忠

厚有憾誣與太后寗養欽宗子帝曰朕于太后如母子。安得有此。即治其罪。紹興五年春患風疾帝旦暮不離左右衣。弗解帶者連夕。

傳位光義皆附會后言耳后賢宜不作此語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四十一

左編

后類

太后

宋杜太后治家嚴而有法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爲皇太后宋主拜於殿上羣臣稱賀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爲天子胡爲不樂后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宋主再拜曰謹受教

真宗崩王曾奉遺詔入殿廬示丁謂等曰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耶。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結入內押班雷允恭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于是允恭恃勢專恣而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曾正色立朝。時倚爲重。

劉太后稱制十一年雖政出宫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少所假借宫掖間未甞妄改作內

外賜予有節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銅器曰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三司使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后擲于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漕使劉綽還京西言在庚有出賸糧千餘斛乞付三司后問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乎此四人者豈因獻羨餘進哉晚年稍進外家而任宦者羅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勳由此勢傾中外至是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薛奎曰其在袞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下帝悟遂以后服斂謚曰莊獻明肅舊制后皆二謚稱制加四謚自此始太后

遺誥尊太妃為皇太后與皇帝同議軍國事閤門趣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目臺吏毋追班而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偽今宜趣攬朝政豈可使女后相踵稱制乎殿中侍御史龐籍請下閤門取垂簾儀制盡焚之乃止尊太妃為皇太后而削去同議軍國事之語帝始親政罷創脩寺觀裁抑僥倖召宋綬范仲淹而黜內侍羅崇勲等中外大悅劉太后愛帝如己出帝亦盡孝故始終無毫髮閒隙及帝親庶務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仲淹言于帝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

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飭中外毋得輒
言皇太后垂簾日事

仁宗得暴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乃御
內東門外殿垂簾宰臣自奏事后性慈儉頗涉經史
多援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上一一能記綱要有
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己意檢柅曹氏
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宮省肅然

神宗事曹太后極誠孝后亦慈愛天至故事外家男
子毋得入謁帝以后春秋高數請召弟佾入見久之
乃許及見少頃后謂佾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趣遣出

焉。

哲宗時高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皇太后曰試言九年間曾施恩高氏否只爲至公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又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賜社飯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尋崩太后聽政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舉邊砦之地以賜西夏於是宇內復安遼主戒其臣下令勿生事於疆場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又請受冊寶于文德殿太

后曰、毋后當陽、非國家美事。況天子正衙、豈所當御。
就崇政足矣。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
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為女中堯舜。
初、司程陸信等董建寺之役、驅迫民夫數千、冒險入
山谷、伐木運石、死者萬餘人。河東廉訪使王忱乘太
后幸五臺、因言建寺本以福民、今福未及而害已甚、
恐非朝廷意也。太后聞之、為減其役、仍賜恤死者之
家。太后弘吉剌氏、有賢德、事昭睿順聖皇后、執婦道
甚謹。及尊為太后、罷徽政院、長其財賦院官、有受獻
浙西田七百頃者、籍于位下。后曰、我寡居婦人、衣食

自有餘。況江南率土。皆國家所有。曷敢私之。即命盡易院官之受獻者。后之弟欲因后求官。后拒之曰。勿以累我也。

后妃

周襄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由大任。杞繒由大姒。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鄢之亡也。由仲任。密須由伯姞。鄶由叔妘。聃由鄭姬。息由陳嬀。鄧由楚曼。羅由

傾色每能
天能得勝
可好然哉

李姬盧由荊嬀是皆外刺離親者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猒也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為懟乎乃以其屬死之

漢武帝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

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爲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憫焉、圖畫其形于甘泉宮、及衞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爲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媠見帝、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

鄉歔欷而不復言於是上不說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爲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戀戀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尚肯復追思閔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禮葬焉其後上以夫人兄李廣利爲貳師將軍封海西侯延年爲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迺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

居他帳遥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上又自為作賦以傷悼夫人其後李延年弟季坐姦亂奪官廣利降匈奴家族滅矣

成帝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杜欽因是説大將軍鳳曰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

則人君有壽考之福。

成帝班倢伃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布爲少使俄而大幸爲倢伃居增成舍再就館有男數月失之成帝遊于後庭甞欲與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倢伃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自鴻嘉後。上稍隆于內寵。倢伃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爲倢伃。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乃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倢伃也。其後趙飛

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興、踰越禮制、寖盛于前、班倢伃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倢伃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班倢伃、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憐憫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倢伃恐久見危、求共養太后長信宮、上許焉。

成帝采劉向谷永之言報許后曰皇帝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日者衆陽之宗、天光之貴、王者之象人君

之位也夫夫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變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為衆莫若日蝕大自漢興日蝕亦為呂霍之屬見以今揆之豈有此等之效與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之也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相大臣襄誠秉忠唯義是從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若乃徒步豪傑非有陳勝項梁之羣也匈奴夷狄非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賓服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况其無乎求于夷狄無有求于臣下無有微後宮也當何以塞之日者建始元年正月

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宮也、正月于尚書爲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其于春當廢、今正于皇極之月、與廢氣于後宮、視后妾無能懷任保全者、以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于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其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後則訛言傳相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夫河者、水陰四瀆之長、今乃大決、沒漂陵邑、斯昭陰盛盈溢、違經絕紀之應也、廼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

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笑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太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于岱宗之山甚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檻屋災及宗廟足爲寒心四月己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既無異已猶戊也亥復水也明陰盛咎在內于戊己虧君體著絕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于東井變怪衆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

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寖婁深咎敗灼灼若此豈可以忽哉書云高宗肜日粤有雊雉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即飭椒房及掖庭耳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便其條刺使大長秋來白之吏拘于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于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爲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遵事制宜因時而移舊之非

者何司放爲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令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皇后其刻心秉德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減省群事謙約爲右其孝東宮毋闕朔望推誠永究爰何不臧養名顯行以息衆讙垂則列妾使有法焉皇后深惟毋忽

成帝欲立趙倢伃爲皇后后先下詔封倢伃父臨爲列

侯劉輔上書、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污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宦豎孫程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閹、議郎陳禪以爲閻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周舉謂李郃曰、令謂閻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王上將何以令于天下、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厲羣臣、朝覲如舊、郃即上疏陳之、明年正月帝乃朝于東宮、太后由此以安、

曹劉內王位以色登甄衛之家榮非德舉淫荒挻性茂西郊之禮客嬿孌含辭作南國之奇態誠謁由斯外入穢德於是內宣椒掖播晨牝之風蘭殿絕河雎之響永言彤史大練之範逾微緬視青蒲妤班之歎替矣晉承其末宜皇創基穆后一善勳侔于十亂洎乎太祖始親選良家既而帝掩紈扇躬行請託后採長白實彰妒忌之情賈納短青竟踐覆亡之轍晉后妃傳

序

獨孤皇后家世貴盛而能謙恭雅好讀書文帝每臨朝后輒與文帝方輦而進至閤乃止使宦官伺文帝

政有所失、隨則匡諫、侯文帝退朝、同反燕寢、有司奏稱周禮百官之妻、命于王后、請依古制、后曰婦人預政或從此為漸。不可開其源也、大都督崔長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當斬、文帝以后故欲免其罪、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后性儉約、文帝常合止利藥、須胡粉一兩、宮內不用、求之竟不得、又欲賜柱國劉嵩妻織成衣領、宮內亦無之、然文帝懲周氏之失、不以權任假借外戚、后兄弟不過將軍刺史

陳長城公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其窗牖壁帶縣楣欄檻皆以沈

檻爲之飾以金玉。閒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雜植奇花異卉。長城公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復道交相往來。又以宮人有文學者爲女學士。僕射江總雖爲宰輔。不親政務。日與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等文士十餘人侍長城公遊宴後庭。無復尊卑之序。謂之狎客。長城公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荅。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分部送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君

臣酣歌自夕達旦文武解體以至覆滅
唐長孫皇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太宗從容商
略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弘多宮壼之中刑無枉濫訓
諸子常以謙儉爲先太子乳母遂安夫人嘗白后以
東宮器用少請奏益之后不許曰爲太子患在德不
立名不揚何患無器用邪太宗得疾累年不愈后侍
奉晝夜不離側常繫毒藥於衣帶曰若有不諱義不
獨生后素有氣疾前年從太宗幸九成宮柴紹等中
夕告變太宗擐甲出閤問狀后扶疾以從左右止之
后曰上既震驚吾何心自安由是疾遂甚太子言于

后曰醫藥備盡而疾不瘳請奏赦罪人及度人入道庶獲冥福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若爲善有福則吾不爲惡如其不然妄求何益赦者國之大事不可數下道釋異端之教蠹國病民皆上素所不爲奈何以吾一婦人使上爲所不爲乎必行汝言吾不如速死太子不敢奏及疾篤與太宗訣時房玄齡以譴歸第后言于太宗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愼密苟無大故願勿棄之妾之本宗因緣葭莩以致祿位欲使其子孫保全愼勿處之權要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死害人但因山爲墳器用瓦木而已仍願陛下親君

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作役。止遊畋。妾雖沒于九泉。誠無所恨。又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爲女則三十卷。又嘗著論駁漢明德馬后。以不能抑退外親。使當朝貴盛。徒戒其車如流水。馬如龍。是開其禍敗之源。而防其末流也。及崩宮司并女則奏之。太宗覽之悲慟。以示羣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爲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乃召房玄齡使復其位。

高宗一日退朝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勣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高宗顧謂無忌曰

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爲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先帝爲陛下所娶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今不敢曲從陛下上遵先帝之命高宗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爲如何王願留三思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高宗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

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韓瑗上疏諫曰皇后母儀萬國善惡由之故嫫母輔佐黃帝妲己傾覆殷王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每覽前古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作而不灋後嗣何觀臣恐海內失望棘荊生于闕庭宗廟不血食期有日矣來濟上表諫曰王者立后上灋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是故周文造舟以迎太姒而興關雎之化百姓蒙祚孝成縱欲以婢為后使皇統亡絕社稷傾淪有周之隆既如彼大漢之禍又如此惟陛下詳察高

宗不納它日李勣入見高宗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旣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高宗意遂决下詔稱王皇后蕭淑妃謀行鴆毒廢爲庶人又下詔曰武氏門著勳庸地華纓黻往以才行選入後庭特荷先慈以武氏賜朕事同政君可立爲皇后命司空李勣齎璽綬册皇后武氏故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囚於別院

中宗在房陵與韋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中宗每聞勅使至輒惶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

寧失一歟何遽如是中宗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再爲皇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

明皇寵楊貴妃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繡之工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支歲命嶺南馳驛致之比至長安色味不變至是妃以妬悍不遜明皇怒命送歸第是日明皇不懌高力士欲嘗明皇意請悉載院中儲偫送貴妃明皇自分御膳以賜之及夜迎貴妃歸院自是恩遇愈隆

後宮莫得進矣、

劉知遠還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日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雖後不厚。人無怨言。知遠從之中外大悅

宋劉皇后父通爲虎捷都指揮使從征太原道卒后在襁褓而孤鞠于外氏、善播鼗蜀人龔美者、以鍛銀爲業、携之至京師、年十五入襄邸、帝卽位、自美人進位德妃、專寵後宮、郭后崩帝欲立之翰林學士李廸

言妃起於寒微不可以母天下帝不從欲得楊億草制使丁謂諭旨億難之謂曰勉為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焉后既立以無宗族更以美為兄改其姓為劉開李迪之諫大恨之后性警敏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及退朝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宮闈事有問輒援引故實以封帝深重之由是漸干外政

仁宗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數與郭后忿爭一日尚氏于帝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帝頸帝大怒內侍閻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

崇華衛、分道爭行、衆目共覩、與后爲並、臣乞今後貴品嬪御等、常隨皇后出入、不得各排儀衛、輒自矜越、仍乞選擇端嚴近上夫人一兩員、立爲宮師、以佐內則、竊以宮政之設、內職是先、尚書侍御司記典言一百二十人、則爲大備、故先朝之數、侍史不過五百人、俸給止千五十貫、皆有紀律、不甚奢盈、今聞十倍增人、已踰三二千、十倍添俸、或至二十萬、私身養女、數復過之、百司供億、按簿可知、臣乞取索宮中諸院宮人及私身養女都大數目、呈取進止、若非廾遊奉之所宜、令檢勘合用人、量留外並放歸本家、任從其便、而

請給之數見在者宜節減其半（孫洢論治本）

元皇后弘吉剌氏性明敏四怯薛奏割京城外近地牧馬帝許之后將諫陽責劉秉忠曰汝何不諫若初定都時以地牧馬則可今軍民分業已定奪之何乎

……不樂帝曰江南平自此不